

松里月泉

松果月泉（拟）

我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目 录

伯竑桥	3
鹤 引	8
陈 〇	12
聂 舒	17
杜昊淳	22
(公 墓)	26
姚一辰	27
七 寒	34
孟宪科	38
草 籽	42
疏 谧	47
空 椅	51

*本刊物仅限内部交流使用

伯 兹 桥

伯兹桥，1997 年生于重庆，曾为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负笈伦敦鸥，久做英帝游。

伦敦

列车从站台滑落，轻轨走漏郁金香。云厢偏斜，人们目光的墨柳枝，还未被手机屏勾销，一个声音说：新乘客，你好。街道转角接引镜中镜，噢仲夏。蝴蝶碎片里一位支离红线条的女人，平行于世界图景里亚麻色宁静的部分。就这样想起，曾有一个比喻难以落地，像天空供我们久久年轻下去。

昨天，相机拆断城市天际线之前我说，“那儿我去。”但有意忽略“抵达”的涵义，有时与抛掷了暗色花环的河流趋同。你的灰嗓音，岁月声道里只愿躲闪它自己。分出颜色后，我们切洗，我们爱，像两拢无害的葱白。在你眼底消音的哈哈镜中，看到一只抗议于鹿群的独角，而过去的身体像板凳不可欲。

口罩胸罩，镂下纯黑花骨朵，直到她裸背空处少而承诺多。有东西在猎我，一只皮肉发紧的走兽，趁天真才能听懂床笄；又像饺子，遇热后有颗咕咕嘟嘟的心。这楼下，象牙色街道如今只作为白糖堆积，它淌溢破锣和警笛，绅士们争相拉拢头顶天气，“泰晤士河永恒，对得起每一部刚掉下去的新手机。”

2021.8.3

油烟机

像饭菜饕餮而空后房里飘剩的那些油烟
我们把数年后多余的手指和汤汁都横陈在
任何对流都静止的地面
不必遮挡徒手推也无妨的一扇暗窗
开向夏蔓时敞时蔽的退路里。爱着这没人留意海鸟的房间
上一刻，几乎在宇宙淋漓春雨的前瞬
她不用力就缴走我兜里使劲按擦才燃起的打火机
什么都不必要，年轻的纸鸟你生命的过程
是他们皮鞋底隐燃的烟草，比公共沙滩还粗糙
我想我迷恋有灵魂带价悬挂的海滨大街橱窗上
偶尔发光的脏东西，奇异如某碗一沾染就会死的盐。
这是以百叶窗调节身体的平常黄昏，犹如经不起推敲的决定论
你记得海面总是礁石，总有人坐着成为它们每天延伸一点影子
你是某种遗存物的自由落体所以痛起来也没关系
眼镜片光斑里蚂蚁每一寸爬行都在更改天堂更改你
我听说每天日落后仍噬吃光线的才是情爱、麻木和孤独

21.8.5

海德公园喝橙汁

早夭的夏天骤凉
湖面上泡沫迅逝
冷饮阿姨窝进烤炉的阴影
热狗烹好时“叮”。
海德公园，一朵器官肥大的花
甜腻香气浮荡英格兰的童年，几乎美妙。

肥胖水鸟，我投以面包
我想看它们滑行却摆脱不掉云的阴影。
长椅上毫无情侣存在，不可思议。

因为懒得装修，风起时的宇宙
才显得是个旷室。比如在湖边
我和侧着脑袋晃过来的天鹅类似
它有整面湖而我有橙汁；
我已放弃猜想一面湖的意义
它仍在试图理解，塑料瓶里随时会消失的橙汁

21. 7. 14

Hyde Park

冷却

睡中沉香，燃灭间
伏藏着距离。飞马，裸臂，
无需细想，你按开二手电器。
木桌上，永生花遥映
银河中珊瑚不可及的云衣
那存在的，醉筵般静置：夏夜
厨余有汗的食指，曾一叩便成了
抚爱中坠毯的筷子
多余吗，这一切？
银碗里，湖面延展掌纹
有人抚到一只铅笔的脆弱
累自它日复一日的刨花。
遍寻风物山川后
手指的凉夜，将滚风般迅逝
我如浮沫撇在热汤边缘
被一双双薄唇晏晏掠取
“终将不可再饮。”

2021. 7. 27

鹤 引

19 级研究生，取一竹杖，武陵去也。

岛

啊海浪
此时我为我自己感到快乐
没有月亮
也没有星空
但海浪啊
你如此自由
又如此徒劳
像海风卷起我的白裙子和黑头发
像海边的云无尽地变换
而你无尽地拍打
无尽地拥抱礁石与海岸
无尽地飞腾
无尽地成为泡沫又消失
无尽地在为这世界轰鸣
在这世间的每一个夜中
无尽地
礁石也将融化

东湖之苔

临到水边，水拍崖岸
跃动着波浪，不高，很柔和
波顶黑色的反光
像一个个句号在闭合
我们也曾用湖水将湖岸相连
在冰水相融时
把一只笛子，塞进
上帝手中

你说不过夺去她
取暖的绒毛
世界仍以沉广无边的目光
落在你的帋帆上

湖面暗下去时
又看见自己
以满月
填补雪夜的空缺


冬至日

沿着向东的铁路
太阳在电线上弹跳
音调渐低

乌鸦仍在高塔遥望
那个沉入水面的火球
在时域的变化中
潜水的爱与假名

人们生活在堤岸上
永生伴随着潮汐

陈 ○

曾聚浪淘人，现建慧能城([查看怎么走?](#) )

一切有为法，如梦露电影。

怀古三首

.

冷却塔（双曲线型），一如你儿时
见到的那样，在饱和，在骤然减速
时间是唯一的重力。此后何种逆流（无论吞没
或容恕谁）都不能使你沾湿。
冷却塔（在根部），你白噪音的瀑布
落入黑暗中褶皱，比你的回忆
更皱。那是个金的下午（和金属一样
寒冷）红色摩托停着，它要发动很久。
（啜泣的）冷却塔，（唐王游）冷却塔（水不再哑）
你无数次远观它的烟羽：突慢，慢慢，凝固。

..

高压氧，藏你在历史之外的
拉斯科（或桃源，某个子宫）
抵抗外界的稀薄（呼吸。）高压氧，一场
平价太空旅行（陌生病人失重
在超载电梯中）回到芜杂的土层（呼吸。）
高压氧，时间结节也一同变得致密
一同植物和灰（落满全身）
在遗忘的光中氧化（呼吸。）高压氧，你认识
科主任（她女儿很漂亮），打算在间歇时谈起
所谓平静的海与幸福的航行（呼吸，呼吸，呼吸。）

...

安检仪，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携带的焦虑（有时恐惧）。牵着你的牛涉过
安检仪，一条放射的河（铅的两岸）
铅的城门中光被障碍。
（安检仪，知道你的大部分
都是无害的）（可以到站台上去悲伤。）
安检仪，摩擦着流动，望穿你背包中
叶绿的太阳能板（全息花开放）。已拦截机械盆栽
安检仪，将会退还你种子（被忧伤浸透）
在一封电子邮件里：附件，下载，煮熟。

无机三首

膨胀节

喝农药会痛苦吗病情分析：我会的很痛。
这真的会死掉吗？这真的是什么？未必。
吃了安眠药以后就不能喝水了，
现在可以换血了。

没有必要死掉，洗胃也是很痛苦的。血液交换
也会很糟糕。怎样会死？能否告诉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人想活着再想想父母人生只有一次，
要培养个人爱好，适度增加体育活动。

没有。是不是投胎不好啊，我想死亲爱的，生命只有一次。这是不可能的胎动。人类的死亡和动物的死亡一样，都会使尘土化为乌有。

皇冠即时比分-欢迎您！

周王璧台之上，汉帝金屋之中，玉树以珊瑚为枝，珠帘以玳瑁为匣。其中有丽人焉。
其人也：五陵豪族，充选掖庭；四姓良家，驰名永巷。亦有颍川新市、河间观…
漆成绿色的管道从河上穿过，漆成蓝色的管道在楼下
三维管道在回忆中的电脑屏幕。有时意想不到地弯折，在同一个地方
反复地折，像一个结节，如果看不见它，它会更大
这样的结节还有很多。

皇冠即时比分-欢迎您！

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观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
快补偿它，人工地补偿它，但不是你的人工
方形或波形的膨胀节在你目力不及的远方而这些管道
最终插在家庭的墙壁。一个方形的补偿，应对横向的膨胀
一个波形，更紧凑，更容易损坏。

百家优博-欢迎您！

楚王宫里，无不推其细腰；卫国佳人，俱言讶其纤手。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
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弟兄协律，生小学歌；少长河阳，由来能舞。琵琶新…
膨胀是个热的主题相信每个人都能禁受它。你能想象管子内部生锈或者有
肉眼不可见的裂缝。相信现在你也能类比想象它们是怎么被愉快地解决的。

亚美 am8-欢迎您！

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怯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观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

逆止阀

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不间断的女的声音不断的莫名产生跟出现以及个别的男。就在耳边，但房间就只有我一个人。真的受够了，受够了。都好久了我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跟依据，不知道是谁，又为什么静音阀静静地停顿内部的水，顺流时又开启，自动是那么的自然。压力很大，逆不被允许，回流将使阀瓣回落到永恒的会损坏的阀座上。并切断流动。经过一扇门就再也无法回头，这是种常见的手段。名言通共收录 1 个《墨芳藏头诗》的句子：藏头诗以额叩关阇者怒，家贫夫妇欢不足。庭前几日雪花新，为君将入江南去。单于城下关山曲，位拟新年饷小姑。单枪匹马突重围，身骑飞龙天马驹。可以冠勳乐壮曲，以额叩关阇者怒。买山将作计偏长，房恐夜深花睡去。吗言此是嫁时服。 喜欢(25) 这样。过去经历太多痛苦，休学退学挂诊住院服药以及 n 次家长到校、花钱共计五千万多块。等等。有时你想就停在这，一个纯洁地全面地与阀座接触的阀瓣令你恐惧。有时希望自己是破坏性的固体。墨芳藏头诗 关注公众号，免注册使用更多功能。我喜欢运动的英文 发表于：2019-02-07 15:56:20

我歌今与君殊科，喜琼夜入云軿车。欢愉已极人事变，运知学问之大也。动壑每怀风木夜，的就东山賒月色。英僚携出新丰酒，文章旧价留鸾掖。 2 人浏览 • 0 人觉得很赞 • 评论(0) • 点我在线作诗声音究竟是谁能这么的操作。我不知道只我要立刻他们消失马上滚蛋。不然我一直这里发、这里传播报道都会有所抵触但自己又更抵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更多的力量，踩一下。请立即、立刻停止但是你请把阀瓣想象成瓣膜，请把瓣膜想象成船帆一种自然在你身上得到对应，无终无始的穀种循环而最常见问题是二尖瓣脱垂，这个词源自主教冠安装前应将阀门清洗干净，消除运输中造成的缺陷

晶体管

您的位置: 首页>>萝莉少女>>青少年吞噬继父[“][缺][乏][爱][的][能][力][”][是][当][下][许][多][年][轻][人][面][临][的][突][出][问][题][,][通][过][在][高][校][开][设][“][恋][爱][课][”][最新视频在线免费网站→喔…爸…爸…好大…我最爱的…王子指数★★★★★[“][继][承][你][的][王][位][,][父][亲][!][”][…][且][有][众][多][御][坊][替][他][求][情]向下取整吧,凡人!电子琶音中渐软的人 这次太原学习之星集结行动中,她爱人取得窄脉冲发生电路,走窄了的人 了全市第 37 名的好成绩。“我是文科女,他是理工男,您的位置: 首页>>亚洲先锋>>中国人被嵌入(男人)[][][该][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页][上][的][英][文][介][绍][中][,][也][未][提][及][“][榫][卯][”][的][英][文][名][称][“][mortise and tenon joint”][,][但][仍][有][“][在][不][使][用][钉][子][的][情][况][下][组][装][和][联][锁][各][个][单][独][的][木][块][”][的][描][述][…]温润如硅的你,如一百零五度硅脂的你 一个感性,一个理性,正好互补,在学习中遇到一个遥控器,但遥控的东西已经不在 了 到难题,我们会反复沟通交流,直到问题爱沟道的你,幻想反向击穿的你 消灭;答题之余,我们还会共同探讨得分技巧。”郭想象一条蛇从瀑布边缘掉下去 和爱人的生活中不仅有柴米油盐,还有“学习强国”,您的位置: 首页>>骑兵步兵>>HEYZO-1290 在《与未来》的肮脏梦里 免费做暖暖免费观看日本网站你懂我意思吧观看的[未][来][,][在][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具][备][7[吨][运][载][能][力][的][长][征][七][号][A[火][箭] 超碰亚州无码在线[创][梦][天][地][研][发][费][用][比][去][年][翻][了][一][番]十二星座 2021 事业开运指南不再感到焦虑。但它的脸更清晰,有一瞬间 在共同学习中,他们享受着 你追我赶的快向你游过来。自激的你,阶跃不应 的你 乐。晚上孩子睡着后,是他俩的快乐时光,她想象清晨全世界的管子都像你 要和爱人在“学习强国” 双人对战中一决高下。在爱人眼前的一样,截止,导通,再截止 下乡扶贫那段时间她努力追赶终于实现积分反超。

聂 舒

业余诗人，长得不帅。

路遇酒红色发夹

酒红色发夹是好辨认的
迎面走来的就是

它的颜色是一些街道
二十年前的小城模样
（我们曾一起走过）

我记得你曾经戴过
相同颜色的发夹
还有一袭黑色长裙

我也给你买过发夹
但它
不是酒红色的

练笔 210710

你毕竟还要早起去图书馆读书
毕竟不能忘记明早的闹钟
说这话时
你望向窗外
思考着没有回你消息的人是谁

有时候是步行，而有时候
你能在知了的叫声中坐上电动车
可你又能知道什么

要靠着一些伟人的名字度日
他们的书

你是否深深记住了许多
如同你此刻的抒情

你说你认不得路上的行人了
刚才与你擦肩而过的
你们为什么不能有故事

可，你甚至不能告诉我你的去处
虽然你明早要去图书馆读书

你甚至不知道你走过的路上
到底有几家面包店

那为什么幻想
面包店员工的爱情

嚯，你什么也不知道
你甚至才刚刚出门

爱国者的下午

工地上的塔吊在摇摆，仅仅在摇摆
可以去“格”，当然更好是去“革”
阳光洒在窗边正好适合一杯茶
（往往，是白开水）
喝完茶的时间去睡觉
却想到我们应该关心美国
B 站上有什么新的消息
找不到就自己去搜索
好像追求我们的爱人一样
下午，蝉往往没有鸣叫，青蛙也一样
我们只是听不到叶子的声音，也闻不到
想象中一只猫在檐下小憩是很合理的
如同人一样，这时候不会去干农活
可我们应该去关心美国
“拜登可能活不到 2024 年”这个消息
像磕药一样给人快乐
美好的下午就该这样美好
如果还嫌不够我们就去熬夜
醒来是另一个下午

村庄呖语或创作一篇小说无果

当他没有生病的时候
就算借给他一万个胆子
也想不明白绿皮车，为什么长不出肿瘤
是啊，村子没有通火车的时候
就连绿皮也没有
甚至没有一辆车，需要轮子
这样的圆溜东西
凭什么就硬生生多出来高铁这么个玩意
再快也不能到天上去呀
可他这么个叛徒最后也坐上了动车
绿油油的车票有一小沓
可是要花上好几天的饭钱
炒一个菜就要十二，馒头还要两块
就是搬上小板凳想上好些天
也想不通，这几个道理
这些时间够看好一会儿村口的行人
说不定谁带着，人参味儿的糖这缺德玩意
否则还可以积点功德
二月十九去庙里给观音菩萨上香

杜 昊 淳

杜昊淳，九九年生于江苏徐州，籍贯甘肃同谷。二〇二一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地球物理系，现就读于北京大学自然地理系。愿能“光鲜如同一只金色海豹”。

大草坪之短章

从没有过
秋湖水面上那样的波纹
在这片偌大的铺展之上
可它依旧带着律动活着
如同一台空转多年的缝纫机

斜斜的日光反复贯穿
在你积郁的背面系扣成结
落叶与噪鹛便不再重要了

而湖水在山的另一侧荡着
那又是一整个夜晚的心事
与下一个日出后更加深厚的
草的集合

我感到万物生长

一切都在向地面告别
万物生长，带着对重力的厌倦
憎恶大地上一切的飘无所依
清晨在睁眼前的神游中遗失
鹊在枝头，一声声地
楼的骨骼正越过成片的树冠
树上花开继而新叶挤落
在渐渐温厚的阳光里
如无底的电梯井中的对重块
平稳下行。准备好再一次
去撞击这面天花板了吗？
我感到万物都在向上，他们背对着相同的方向
彼此远去

太空环游与春眠

当每日苏醒如同从天花板升空
注视的彼端又生疏了一些
所处与所见，我究竟属于哪一边
一年里我被迫追逐着暗面的发端
终于，太阳的光不再珍贵，阖上眼
不再有一个着陆后大地与我均完整如一的地方
山体呼吸，释放出亮光
克里卡列夫*，只有春天待你如故

*[前苏联/俄]宇航员

赵 海 东

武汉大学网页浏览十佳能手，陌上烤冷面
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疯狂五仁月饼吞噬者。

周 澳

存在性尚待证明的冷面恋人，在钢铁之上
呼啸于非线性时空。

吴 天 羽

物理专业本科在读
重度白色短发三无少女爱好者

谭 倩 桦

2001 年生，拒绝当一名诗人

姚 一 辰

社长兮，去病兮，曾东往三峡、武昌、黄浦
江畔，南至辽沈、平津、淮海河边，而今幽
云冷雨将至，公宜速归。

我从我的水上走过

从深圳湾公园站
我们打算走到深圳人才公园
左边是海，珠江还是什么其他水流
右边是无车的大道，居民都走进地铁里
石板小径上生长几株相貌殊异的海草
几个女人路过，笑着说：
“这已经是我的全部。”
堤岸处有双旧靴子，她把科罗娜的空瓶
放在旁边，我又把它拿了起来
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海一直是黑色
清晨时候，她说海浪像是鱼
午夜时候，她说海浪像是石头

很久

很久以来我们都知道
出生是一个错误
当我们在海边散步
看夕阳给所有牡蛎镀一层金
那颜色和你的双眼如此相似
以至于我不得不相信

今晚会下一场大雨连绵整个雨季
你研究大气的分子式
你是地球的心理学家
站在公交车站等你去水族馆时
我必须多穿几件衣裳
以防你被章鱼吓到，被白鲸唤起
你童年时被自然伤害的事实
你从那条缝隙里出来，直到我们
看到大海，你不曾睁开双眼
你很快乐，如果在六月和我
去苏州的是你，或许我们会更加快乐
尽管我喘不过气来，肺里长满
江南水乡的幽绿。你可以成为
地球的外科医生吗？
你可以为我忍受大海的起落吗？
其中不仅有电子和电子的碰撞
还有无数不可被观测的蜉蝣
你学过量子力学，你和我能感受
它们气若游丝的心，伴随洒水车的
通过，唱一首《尼伯龙根的置换》
从那时起，你的童年消逝，正如
你从未拥抱过它。你必须面对
旧手机、胡同口和已经被拆掉的报亭
我们中午点的外卖一放在那里
我们就饿了。这样的纠缠超越光速
你和我的距离，却一年又一年
扑朔迷离。你说你不想学混沌学
你说你要学经济学，你说动物表演
是一种残忍，你说大自然在召唤你回去
我应该说一句晚安吗？写一首诗

安慰你是更大的毒药。家政，迪厅
我们在去体验之前就去腻了
那些大人的酒话我们却记了很久
氢氧化五氢二碳消除不了
被大海激起的回忆。那段时间我们
相信出生是一个错误，这深爱
随着世界的越发偶然而越发坚定

时光是否已经完成

你有三个选项，爱她，揶揄她
发信息说：“12 点吃饭，记得带伞”
你当然不会选择第三个，你懂得
这条规则。但你必须试一试，或者
继续思这位你几乎不曾谋面的童养媳
究竟和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你
和世界的纽带。世界是一切
发生的事情，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也就是现在你要做好的“它”给你的任务
与她打好关系——至少因为
她从你的家乡考到了你的家。她很瘦
你无法通过你的朋友得到她的信息
也无法获得其他道具。你只有

三个选项，三个面向思的事情要你去思
你知道还有别的模式，“它”不断跟你说
“这是我们当初玩的一点小游戏”
此句的真值决定了你该震惊还是
学习编程。但你不能抉择，你不会飞
你忘记了存档是 F 键还是 enter
你卡了，你现在动弹不得。
这主要因为时间是还没来的未来
和已经去的过去和仍然在的现在
它要挟你运转不止一个界面
甚至你都已经做梦了，还让你想起
另一个女角色。你和她 13 天前说过话
此时聊起欧洲杯。你本可以知道
什么叫浪漫，什么叫联防和越位
这种可能性高于你知道希尔伯特变换
你得到的信息不够，以前你通过
你万能的朋友和她万能的朋友
得知你的无知，而你现已可以
探索房间，来到室外以及种地
你却依然无法迅速解决连续统问题
如今不比五年前啊，你可以越过
你不懂的去懂你懂的，你可以使用
这个词，期待她懂你的意思
她的模式和你的不同，她不需要
你需要的。因为你没有手柄
你没有版权。这看上去都是小事
因为你毕竟可以去百度一下你的无知
然后支持英格兰。你在此看起来
应该没有设计选项的必要
你可以抬起你的手，还可以放下它

你甚至可以灵活运用
你的手指让生命的意义传递到她的屏幕
你仿佛是这个世界的设计者，什么也
不能阻挡你说出一套私人语言
删掉童养媳的所有记忆
拒食量子粟，专吃阿卡德米。你可以
选择相信这些，当你举起你
那物质世界的手臂，为你根本不懂的
球队欢呼。你其实知道
你的是更有趣的模式，远比
足球和数学更加沙文主义。尽管你
不懂编程，尽管你不懂为什么你
用两个字符可以打出自由。但你还是
不停地说过去的去和未来的来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说凌晨三点还醒着
对身体不好。你其实没有说
因为一切可说的都已经说清楚
计时点到了，她不能和你互动了
你也不能和她互动了。你不懂为什么
尽管你知道。你知道你什么都
操作不了，结局早已被物理粒子所决定
你曾在南方紧搂住她的肩
但你只能在非实存的北方牵起她的手
这个中原子事实并没有意义
但它是更新的模式，新中新的第三模式
邀请你至少再来一次。正好现在当当打折
买几本学学吧，你就可以用 java 编制梦话
假造一款自己的游戏，给予所有人玩

盾构机在五月底

为何没有一个人在霞光里跳舞呢？
为何他们总是低着头，寻找可乐的新商标
因身上仅有的破棉袄迁移到浓烟里的北方
为何不能任颜色在所有身上流动
直到戛然而止的石块让你猛然跌进
目眩的光晕底。人类差点惊呼：这是谢幕
时最好的演出。品尝空气里暗藏的甜蜜
在血腥里寻求未开的聚光灯，它正追逐
螃蟹和三角铁，这暗示你最好夜游
每个冬天的湖，披一身惘然的命运
学习轮滑、磁悬浮或者溜冰技术
以此继续随霞光波动：双缝间跳钢管舞
你捉摸不透的成为你自己与无数面孔
你感到二氧化碳的气泡声成为
荒野上奔跑的犀牛角，它们说：每一个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不会让你崴脚
每首圆舞曲都为你疲软的韧带
杀心顿起。你逸散了，你不断离开你
直到你可以一瞬间成为海洋与海鸥
直到你在湖北找到一个修了十三年的小区
那里每晚都有老头老太太跳着迪斯科
背诵他们在童年签下的遗嘱。而你的遗嘱
昨天被手机夹走，卖到今早倒闭的某家清吧
没有人喜欢威士忌酸，没有人喜欢暗色
拉格，没有人喜欢杵着拐杖流浪城市的你
你知道这是你的命，你的脚出生
就是为了被崴而生长，于是你毫不在意
地穿梭楼梯，举起拐杖一蹦一跳去拿外卖
仿若盾构机在五月，期待着稻花香里
的大丰收
钻到最深的水源处，投放可爱船蛆

七 寒

本名许振远，殷人，其余信息不详。或曰：
何也？答：以其诗巨差，不读也罢。

钓鱼学

如果姚一辰的尾骨还没有退化
那么他就可以选择
成为一只猫
（翻出瞬膜）
跳进浪淘石水族馆
抓捕深海腔棘鱼

可惜人类尾骨退化了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
二〇年十月

鱼人拆迁队

前天你从老屋边走过
瓦砾突然落下
于是我们决定请鱼人拆除它
日子就定在七天后

后来雨停天青
麦田从地基里长出
掩盖你钓起的红砖

是日，风雨大作
鱼人穿上金丝道袍屏蔽服
顶戴高分子聚合冠
挥舞着尚方宝铲
在乌云下画符念咒
旁人只听见只言片语
“魂归来兮，水中不可久留
你并非鱼人，你的齿轮会生锈”

这让你想起幼时所见
鱼人举起电叉，在黄花中捕捉蝴蝶

可惜你并非鱼人，电子眼在你的后背闪烁
五雷拆迁真言已经诵读

于是你又想起童年摩托车与轮上干涸的泥块
父亲曾骑着它半夜将发烧的你送进儿童诊所
那时它曾骄傲的斜靠在祖屋房檐下
现在已蒙上灰尘，提醒着你也曾幼小
也曾提一桶污水于房后浇花
雨后的一处水坑便是一片海洋

分水闸（五）

如果你是一座村庄，你会
隐约觉得自己某个部位
被抓住
那只手就立在平原上

分水闸，闸刀落下后
来，有人在城里描述它

那是突兀着的最高点
“四周无炊烟，除了柴油机的腥味”
一只蝠鲼趴在黄土上
钉住它的尾巴

农人继续在腮中耕作
把先人埋进胸骨
春耕时 “开～闸～”
拖拉机高速旋转
泥土被甩的七零八落

孟宪科

香水瓶里的矿泉水

水车印象

磷光下我们一同舀水
波纹里错误地偏爱着水车和桨
我也曾为你脱下鞋子
在静止的轴承下一同搁浅
抚摸我们裸露在外的鱼鳍
塘中的水干了，昔日里
你引以为傲的盔甲锈迹斑斑
前行的人也只是抛下一粒石子
试探着虚实，你已经不再挽留了
那些住进身体里的如今你以
野花的形式驱逐，水车枯朽地
蔓延至树木，你所钟情过的水波
和五月倾斜而下，关于记忆
我拖着废船，撑伞

影子

紧抱树干，预测肢体趋向。
树木和远古，作为驯化后的人类
我们开始遵从自然，爱慕于光。
放弃无端猜想，牛顿和苹果
本就是一对恋人，使重力下落。

在鹿和马的错乱中，
我们不再钟情于颜色不同的帽子，
作为色盲的开端，很多人在黑夜里行走。

冰棱吟唱

捏着一把壶轻轻地摇晃
热水和冷水撞到一起，镜子裹上水雾
潮湿的我们如何按捺住冬天

四轮的马车驱使我们碾过冰川
河里女人正在拆除冰棱
如同觅食的布谷眼，寻找马匹遗失的主人

登上这片雪峰他在山顶结网
温暖的家像巨型编织袋笼罩在头上
开始想象你的分身呼唤另一个分身
终究不是自己刻意留下的一道冰痕

局域网已经覆盖海拔八千米
亲人互通音信，失联的人发来遗传密码
或许在雪山他已经掌握新的语言

向暗恋多年的人告白，翻译的尽头是教你如何
为雪山赋予爱的形状
此处不应有恨，只是雪山没有篝火

草 籽

籽草，江苏徐州人，擅长肩膀酸痛，并且拒不就医。

这是爱斯基摩人吗？

送给你柔软、肉色的垫子，将其
注满空气，不由自主地倾倒一一弯折，用吸管
进行呼吸的训练。

看到：温和的午后，一些日光，

平躺在巨大的铁窗下，一个人有三十条命！

开始秋千：前、后，前、后，两脚悬空地模拟人生，舞蹈！遥远传来的
呼唤：今天是春分。

昼夜平分，暖意生。或者进行三百六十度超级大翻折，

鸟把巢建在树上！送给你遥远、缥缈的歌声，

逐渐消失、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看不见），在

日心说上（摸不到），遂倒在蓬松、沙石的星球，

某日潮起，便去捡贝壳。有海鸟在叫：

飞机、飞机。

尽管抱有期待，但是还是遗憾地遭遇了骗局

发烧！油，混乱的一双眼，灰白地注视着。
沉沦...一座小山持续等待。三天前：
充沛的水将从堤坝倾泻而下。至今杳无音信。
那时我也曾坚信所有的溪流，但坏就坏在水
是会杀人的。你看：
洪水不给我间隙！闪烁的曲线命中注定地
过来了，是一堵墙。一滩稀水从天而降！几只老鼠
在地砖上四窜，尾巴尖滴下灰黑的液体。曾经那些流动，
圆圈，快来起舞呀你送我的白鸽！
轻巧地倾斜着，用毛发组成眼睛的形状。
还剩下什么？裹上黄旧的毯子。把我拎起来像一串首饰，
串珠子串呀，粗糙、沉重地围在脖子上，熨帖苍白的
体温。一艘船开进我的记忆里！时间是流失的水。
跳房子，双脚张开又合并，数字散乱像一堆发，
让它走吧！瓷砖长出五公里的水花。小山在
滋养下成长：那是些岩石，坚硬不可欺。
拆穿了他人的谎言：引发洪水只需要三个时辰。

超出我的理解范围

我被空中飞人抓伤了。

现在正在，精疲力尽地打官司。

律师逐渐超出地中海，我想！

拉住他，拉住他，拉住他（重复

三次，以便模拟闰年的痕迹），水痘

状的伤疤在头上延伸，甚至看不见

一只透明的蘑菇！律师逐渐

超出太平洋，我试图暴怒以留住他。

呼吸与潜水！夏天关闭的

游泳馆，沉没，封住口鼻，把你的脚

捆起来！蜷缩在（律师逐渐脱出

苦海）赠予我：苍老的声音，呼吸，静止，

帷幕落下，明天要迎接三项全能的

运动会，不可以（把手放回去！律师逐渐

走出大海）我被迫成为空中飞人。

悬空

滚烫的水滴惊魂未定地逃窜，像老鼠，
边啮咬墙角边竖起耳朵，胆怯又狡猾地
摇动尾巴尖。一切都在动荡，不安，
悬挂在房梁上的一根
绳子，将空间不精准地一分为二。
灯管摆动，散发出耳鬓厮磨的热气，多么
私密。
我们的
影子不断失去形状，渗透，浇灌，
昏黄的痕迹勾勒，一对眼神散落在房间角落。
膨胀的光线，摇摆、摇摆，指尖的痉挛，
尝试用蜷曲的姿势练习入眠。
浪潮，突然袭来又不得不远离，或许
一捧沙子可以包裹住它的痕迹。
随着呼吸的起伏而远行，翻滚，挥挥手说
再见了妈妈妈妈今夜我就要远航，水
沿着路边的深槽流淌。
鱼嘴张合，迷雾氤氲中我在游荡，
贴合表面张力向来如此。
悬而未决的双脚，竭力飞离
就要起飞了！无数颗
水滴从半空中落下。
雷声阵阵，又一个我将生活在逃窜之中

疏 謐

人类发散症忠实患者，姚一辰的晚期粉丝

溺潮

他不知道这场旅行会半途沉没。

几簇柴堆摆放了多年。也曾怀想：
篝火会静静焚化，让喧闹声走向喑哑。
驻足。放牧泊帆沉积着的等待
光景融褪时，记忆开始发烧。
透过磨砂的玻璃窗，一点、一点
——暖夜将迎接失眠。

呼吸渐次延缓，螺哨无声地嘲弄
褪色；从海岸线某侧漂白。
锈痕层层堆砌，直至近晚时雾霭悬停
触及引桥彼岸的温柔，用足迹镌刻
久违：凋零在浅滩，安魂诗落入尾声……

安息打破在晚风港，一具尸体的静伫
视线起锚后时间凝成孤岛
往昔含蓄勾勒，沿遥想渐变式重叠
海于是歌唱——葬礼上被使用的每个篇章
他点燃一束海潮，挥洒入梦
屏息聆听：桅杆潜藏深谷，回响低吟；
溺亡者们为取暖彼此相拥

在性别问题上，我们有着不可调和之矛盾

江格尔游乐园或许是一切的开始。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
你从不在乎关于孩子们的一切细枝末节
从和布克赛尔一路走到奎屯
我们也不能第二次找到去兵团的路。
尽管如此，你依旧乐观
而我却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
你说我永远都是一个样子，总是喜欢那些
被定格的东西。关于这件事
我并不知道如何作答；
但我们在抵达乌鲁木齐的机场前就分手时
我确信自己没必要说服你
因为我住在武汉，正读着《很久》。
第二年我们见面的时候，这些事你早已忘了
而我却老得不成样子
这是因为我还惦记着兵团的事，
想着如何证明乡愁。
吃一口你最喜欢的爆浆银杏果吧
这些年里我们的耳道沾满污垢，指甲一片坑洼
但也许还能抽出一些时间
坐在江格尔马下的沙堆前闲聊几句
并在很久的一种阴影下度过相对失败的人生。
我还记得你说失落时要四处走走
而卧病多年早已使我忘记了应该如何行走。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 1000 米体测结束后
你长叹一口气，说研究呼吸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灰色调

暴雨。
白灯闪退的光晕里
水晶向下流动。
铁皮车厢又湿，又冷
汽笛声，紧紧缠着铁轨下的沙砾
震颤是唱针在挤压唱片
或灰烟涌入呼吸道。
火车头绑架了留声机的大喇叭
把炸碎的雨夜重播——
低垂，
糙白的花悬吊于昏黄的瓶
时间是硫酸把唱臂蚀断，
而流浪汉的右手
无名指在一次鸣笛中逐帧凝结

空 椅

原文：

古人不晓线性医学为何事，余见之手植神
龕而已。洪水汇于此，摩擦百草，坚泽滑润。

译文：

我抓起一颗岸上的翡翠，玉芯罗织出无数
枝叶，四处雕琢：与盘尼西林不毁、与安非
他命俱相枯荣。

伤寒杂病论中的数学方法

绪论

1985 年 夏

仲景推演 文明的形态诞生于生存的紧张中
因此你也在城市神经的堵塞里诞生

.....

断电了——用地脉正气勾勒的基本初始化
和旧的铝轮 喊吧
神农穿着乞丐的衣服在雨林里探索
灶
因寻路的系统失效
行逝的谵妄、视程的上师都胀起来
用慈悲的墨与针
烙朱字于拳上
疾呼：人之类
便有叩门之鸦嘴人自云栖来

望 闻 问 切

参考术语于此因表现诚意而收拢

抗拒会痛 弯曲会痛
回溯会痛 腐败会痛
马伯爵会痛 邱小姐会痛
炼钢会痛 面圣会痛
把同一种痛归纳 不同的暂且刻写在庙宇的牌位上
（活着的巨像拉起了总相位栓
一切都小心翼翼的
我听见猎户座里所有的机器突然一起颤栗起来

仿生人碰着仿生人，碳素钢碰着碳素钢
这些恰好通过夏季大三角重心的波痕
都跟着颤栗起来
顺熵 逆熵，都跟着颤栗起来
虚幻的电子雪花
如虚幻的电子流飞散着封杀）

.....

体液如雾淞凋敝，偶然的一阶论据
你的神农 灼诚如瓷
你站在丘前同盟工会的化学键上
一个断裂的诊断 一些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切大脑的痞子都逃不出马太效应的疑难杂症
（来到纲之外的前马厂
金鬃马的骨头会在烧焦后混着
生殖器的罪恶感炸碎
谁曾尝试 从：荆的神经里找一个
破裂的老生 你们死后的坟墓
也必将自动引爆 如巴米扬大佛
宏观高原下裸露的扇骨）
当一个沸腾的后缀回到
你的身体里
很多人员伤亡 由于车祸和安然无恙的车
由于完好无损的建筑和坍塌的大楼
由于起火的沥青和它冷却后稳定造型
物质必将前进
固然有一套自动鉴定古代钱币的后端
疾病必将模拟
答案诞生于物质停下的罅隙 旗帜从尸髓的泥污上长出来
服从这未定性的力量

服从这神经是水库扭曲的倒阀
服从这扭曲主义、
让饥饿吞咽你吧

全身穴位自突出部始蔓延了完全的腐烂，核武器的二阶论据
黑色的印刷机撰轮，排版的
自戕是意外的社会现象 因其在非社会条件下放大
比爱你遥远 比餐饮深邃
比树林更深更高的木是栋梁和棺槨
你的烫和黑 及因伟大光荣正义诞生的
数学
所指示的惩罚
有着无限侵犯的可能性
人们就从例题里啄出崭新之公理
（背诵晚唐诗的人会病
吟咏盛唐诗的人不会
追念平等的人会病
讴歌强权的人不会
悼念瓦列里·萨布林的人会病
赞美勃列日涅夫的人不会
用出身论解甲的人会病
拿红宝书武装的人不会）嗟乎 这是缺少颜料的画
那些头部和颈部都是浅入浅出罢了
爱与不爱的生态学从来就与会不会缺乏必要的联系
有模有样
胜事都走向以此命名的摇篮或坟墩

悠扬摇曳的竹林静脉，使人高贵的病理学三阶论据
溺河人尝唱村落小歌 欲取琴和之
可是月亮已经飞走

四方的客人到这里都没看到那天晚上鉴湖可爱的月亮
鉴湖的湖底山石漫长 幽深空旷（水不算占位符的吧）
长长的水玻璃如浪涛卷起 掀翻龙湫
我踏着带电的月色走出山林 到了你家
夜里就睡在一楼潮湿的书房里

天文台所见，天地良心
心脑血管被青铜的锈迹包围了，这是纸和文字代替不了的重要结论
湖面的回忆就像一张粘了三道胶布的大字报
一些诅咒就从红纹的凹陷里生根发芽
三和裂出的血槽 是从三角洲司令部的动脉开始挤压的
春天的声音也会从死亡开始 无数冰冷的螺丝在夜间死去
寂静夜晚的广州塔 两只闪着眼睛就是工农的双臂
珠港澳大桥高悬的路灯 正狠狠燃着山脉的血和自由的风
而——！车马雷音不见一丝停歇——
在这些仓储级的库面前 由于临海而潮湿的一个题干
由逻辑带来的词语辜负了良宵 其实这个错误 总是很渺小
但热情的土地上
棕榈会渐渐发芽 就像张老师推演的一样
暂且看吧
暂且看吧
一切锚古固新的否定
终如燃烧的蜡烛和煤烬

编者朋友：空椅

写于 2021 年 8 月 27 日

增补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

真正的医者眼中没有仇人，也没有恩人，只有病人。



微信公众号“浪淘石文学社”

加入我们：
浪淘石2021招新群
群号：632935169



二〇二一年九月

*封面取材自故障山水图_Zennyuan



2021浪淘石诗哥°展示·辑

据说自您建造了拥有_个“ON/OFF”开关的^{机器}。

每当朋友来访时，^{机器}就处于“OFF”状态。

一旦^{时间}到来时，访客将开关切换为“ON”。

这时^{机器}的盖子打开，并出现_张，

摸黑那个开关，自把开关关掉，

再消失在关闭的盖子后面。

